說苑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復恩

說苑
政理
作者：劉向

尊賢

政有三品：王者之政化之，霸者之政威之，強者之政脅之，夫此三者各有所施，而化之為貴矣。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，威之不變而後脅之，脅之不變而後刑之；夫至於刑者，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。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，立榮恥而明防禁；崇禮義之節以示之，賤貨利之弊以變之；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，壹妃匹之際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，而惡貪亂之恥。其所由致之者，化使然也。

季孫問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
子為政，焉用殺，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風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；草上之風必偃。」言明其化而已矣，治國有二機，刑德是也；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，霸者刑德並湊，強國先其刑而後德。夫刑德者，化之所由興也。德者，養善而進闕者也；刑者，懲惡而禁後者也；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，刑罰之甚者至於誅；夫誅賞者，所以別賢不肖，而列有功與無功也。故誅賞不可以繆，誅賞繆則善惡亂矣。夫有功而不賞，則善不勸，有過而不誅，則惡不懼，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，未嘗聞也。書曰：『畢協賞罰』，此之謂也。

水濁則魚困，令苛則民亂，城峭則必崩，岸竦則必　。故夫治國，譬若張琴，大絃急則小絃絕矣，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。有聲之聲，不過百里，無聲之聲，延及四海；故

祿過其功者損，名過其實者削，情行合而民副之，禍福不虛至矣。詩云：「何其處也，必有與也；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」此之謂也。

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，民無敢入朝，公叔子見曰：「嚴矣。」文子曰：「朝廷之嚴也，寧云妨國家之治哉？」公叔子曰：「嚴則下喑，下喑則上聾，聾喑不能相通，何國之治也？順針縷者成帷幕，合升斗者實倉廩，并小流而成江海；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，未嘗有所不受也。」

衛靈公謂孔子曰：「有語寡人為國家者，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，其可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可。愛人者，則人愛之；惡人者，則人惡之；知得之己者，亦知得之人；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，知反之己者也。」

子貢問治民於孔子，孔子曰：「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。」子貢曰：「何其畏也！」孔子曰：「夫通達之國皆人也，以道導之，則吾畜也；不以道導之，則吾讎也，若何而毋畏？」

齊桓公謂管仲曰：「吾欲舉事於國，昭然如日月，無愚夫愚婦皆曰善，可乎？」仲曰：「可。然非聖人之道。」桓公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，知鮮不可以與聖人言，慧士可與辨物，智士可與辨無方，聖人可與辨神明；夫聖人之所為，非眾人之所及也。民知十己，則尚與之爭，曰不如吾也，百己則疵其過，千己則誰而不信。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，可并而牧也；不可暴而殺也，可麾而致也；眾不可戶說也，可舉而示也。」

衛靈公問於史　曰：「政孰為務？」對曰：「大理為務，聽獄不中，死者不可生也，斷者不可屬也，故曰：大理為務。」少焉，子路見公，公以史　言告之，子路曰：「司馬為務，兩國有難，兩軍相當，司馬執枹以行之，一鬥不當，死者數萬，以殺人為非也，此其為殺人亦眾矣，故曰：司馬為務。」少焉，子貢入見，公以二子言告之，子貢曰：「不識哉！昔禹與有扈氏戰，三陳而不服，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，故曰：去民之所事，奚獄之所聽？兵革之不陳，奚鼓之所鳴？故曰：教為務也。」

齊桓公出獵，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，見一老公而問之曰：「是為何谷？」對曰：「為愚公之谷。」桓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以臣名之。」桓公曰：「今視公之儀狀，非愚人也，何為以公名？」對曰：「臣請陳之，臣故畜　牛生子而大，賣之而買駒，少年曰：

『牛不能生馬。』遂持駒去。傍鄰聞之，以臣為愚，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。」桓公曰：「公誠愚矣，夫何為而與之？」桓公遂歸。明日朝，以告管仲，管仲正衿再拜曰：「此夷吾之愚也，使堯在上，咎繇為理，安有取人之駒者乎？若有見暴如是叟者，又必不與也，公知獄訟之不正，故與之耳，請退而修政。」孔子曰：「弟子記之，桓公，霸君也；管仲，賢佐也；猶有以智為愚者也，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。」

魯有父子訟者，康子曰：「殺之！」孔子曰：「未可殺也。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，是則上過也；上有道，是人亡矣。」康子曰：「夫治民以孝為本，今殺一人以戮不孝，不亦可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不孝而誅之，是虐殺不辜也。三軍大敗，不可誅也；獄訟不治，不可刑也；上陳之教而先服之，則百姓從風矣，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，則民知罪矣；夫一仞之牆，民不能踰，百仞之山，童子升而遊焉，陵遲故也！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，能謂民弗踰乎？詩曰：『俾民不迷！』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，是以威厲而不至，刑錯而不用。」於是訟者聞之，乃請無訟。

魯哀公問政於孔子，對曰：「政有使民富且壽。」哀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薄賦斂則民富，無事則遠罪，遠罪則民壽。」公曰：「若是則寡人貧矣。」孔子曰：「詩云：『凱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』，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。」

文王問於呂望曰：「為天下若何？」對曰：「王國富民，霸國富士；僅存之國，富大夫；亡道之國，富倉府；是謂上溢而下漏。」文王曰：「善！」對曰：「宿善不祥。是日也，發其倉府，以賑鰥、寡、孤、獨。」

武王問於太公曰：「治國之道若何？」太公對曰：「治國之道，愛民而已。」曰：「愛民若何？」曰：「利之而勿害，成之勿敗，生之勿殺，與之勿奪，樂之勿苦，喜之勿怒，此治國之道，使民之誼也，愛之而已矣。民失其所務，則害之也；農失其時，則敗之也；有罪者重其罰，則殺之也；重賦斂者，則奪之也；多徭役以罷民力，則苦之也；勞而擾之，則怒之也。故善為國者遇民，如父母之愛子，兄之愛弟，聞其饑寒為之哀，見其勞苦為之悲。」

武王問於太公曰：「賢君治國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賢君之治國，其政平，其吏不苛，其賦斂節，其自奉薄，不以私善害公法，賞賜不加於無功，刑罰不施於無罪，不因喜以賞，不因怒以誅，害民者有罪，進賢舉過者有賞，後宮不荒，女謁不聽，上無婬慝，下不陰害，不幸宮室以費財，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，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，宮無腐蠹之藏，國

無流餓之民，此賢君之治國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武王問於太公曰：「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？」太公曰：「為國而數更法令者，不法法，以其所善為法者也；故令出而亂，亂則更為法，是以其法令數更也。」

成王問政於尹逸曰：「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？」對曰：「使之以時而敬順之，忠而愛之，布令信而不食言。」王曰：「其度安至？」對曰：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王曰：「懼哉！」對曰：「天地之間，四海之內，善之則畜之，不善則讎也；夏、殷之臣，反讎桀、紂而臣湯、武，夙沙之民，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。此君之所明知也，若何其無懼也？」

仲尼見梁君，梁君問仲尼曰：「吾欲長有國，吾欲列都之得，吾欲使民安不惑，吾欲使士竭其力，吾欲使日月當時，吾欲使聖人自來，吾欲使官府治，為之奈何？」仲尼對曰：「千乘之君，萬乘之主，問於丘者多矣，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，然而盡可得也。丘聞之，兩君相親，則長有國；君惠臣忠，則列都之得；毋殺不辜，毋釋罪人，則民不惑；益士祿賞，則竭其力；尊天敬鬼，則日月當時；善為刑罰，則聖人自來；尚賢使能，則官治。」梁君曰：「豈有不然哉！」

子貢曰：「葉公問政於夫子，夫子曰：『政在附近來遠』，魯哀公問政於夫子，夫子曰：『政在於諭臣』。齊景公問政於夫子，夫子曰：『政在於節用』。三君問政於夫子，夫子應之不同，然則政有異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夫荊之地廣而都狹，民有離志焉，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。哀公有臣三人，內比周公以惑其君，外障諸侯賓客以蔽其明，故曰政在諭臣。齊景公奢於臺榭，淫於苑囿，五官之樂不解，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，故曰政在於節用，此三者政也，詩不云乎：『亂離斯瘼，爰其適歸』，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，『匪其止共，惟王之邛』，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，『相亂蹙資，魯莫惠我師』，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，察此三者之所欲，政其同乎哉！」

公儀休相魯，魯君死，左右請閉門，公儀休曰：「止！池淵吾不稅，蒙山吾不賦，苛令吾不布，吾已閉心矣！何閉於門哉？」

子產相鄭，簡公謂子產曰：「內政毋出，外政毋入。夫衣裘之不美，車馬之不飾，子女之不潔，寡人之醜也；國家之不治，封疆之不正，夫子之醜也。」子產相鄭，終簡公之身，內無國中之亂，外無諸侯之患也；子產之從政也，擇能而使之：馮簡子善斷事，子

太叔善決而文，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，變而立至，又善為辭令，裨諶善謀，於野則獲，於邑則否，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，使謀可否，而告馮簡子斷之，使公孫揮為之辭令，成乃受子太叔行之，以應對賓客，是以鮮有敗事也。

董安于治晉陽，問政於蹇老，蹇老曰：「曰忠、曰信、曰敢。」董安于曰：「安忠乎？」曰：「忠於主。」曰：「安信乎？」曰：「信於令。」曰：「安敢乎？」曰：「敢於不善人。」董安于曰：「此三者足矣。」

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，告之曰：「必全功成名布義。」豹曰：「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？」文侯曰：「子往矣！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，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，蔽人之善者也。往必問豪賢者，因而親之；其辨博者，因而師之；問其好揚人之惡，蔽人之善者，因而察之，不可以特聞從事。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，目見之不如足踐之，足踐之不如手辨之；人始入官，如入晦室，久而愈明，明乃治，治乃行。」

宓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而單父治。巫馬期亦治單父，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出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。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，宓子賤曰：「我之謂任人，子之謂任力；任力者固勞，任人者固佚。」人曰宓子賤，則君子矣，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氣而百官治，任其數而已矣。巫馬期則不然，弊性事情，勞煩教詔，雖治猶未至也。

孔子謂宓子賤曰：「子治單父而眾說，語丘所以為之者。」曰：「不齊父其父，子其子，恤諸孤而哀喪紀。」孔子曰：「善小節也小民附矣，猶未足也。」曰：「不齊也，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十一人，」孔子曰：「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矣；兄事五人，可以教弟矣；友十一人，可以教學矣。中節也，中民附矣，猶未足也。」曰：「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不齊事之，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。」孔子曰：「欲其大者，乃於此在矣。昔者堯、舜清微其身，以聽觀天下，務來賢人，夫舉賢者，百福之宗也，而神明之主也，不齊之所治者小也，不齊所治者大，其與堯、舜繼矣。」

宓子賤為單父宰，辭於夫子，夫子曰：「毋迎而距也，毋望而許也；許之則失守，距之則閉塞。譬如高山深淵，仰之不可極，度之不可測也。」子賤曰：「善，敢不承命乎！」宓子賤為單父宰，過於陽晝曰：「子亦有以送僕乎？」陽晝曰：「吾少也賤，不知治民之術，有釣道二焉，請以送子。」子賤曰：「釣道奈何？」陽晝曰：「夫扱綸錯餌，迎而吸之者也，陽橋也，其為魚薄而不美；若存若亡，若食若不食者，魴也，其為魚也博而厚味。」宓子賤曰：「善。」於是未至單父，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，子賤曰：「車驅

之，車驅之。」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，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。

孔子弟子有孔蔑者，與宓子賤皆仕，孔子往過孔蔑，問之曰：「自子之仕者，何得、何亡？」孔蔑曰：「自吾仕者未有所得，而有所亡者三，曰：王事若襲，學焉得習，以是學不得明也，所亡者一也。奉祿少鬻，鬻不足及親戚，親戚益疏矣，所亡者二也。公事多急，不得弔死視病，是以朋友益疏矣，所亡者三也。」孔子不說，而復往見子賤曰：「自子之仕，何得、何亡也？」子賤曰：「自吾之仕，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：始誦之文，今履而行之，是學日益明也，所得者一也。奉祿雖少鬻，鬻得及親戚，是以親戚益親也，所得者二也。公事雖急，夜勤，弔死視病，是以朋友益親也，所得者三也。」孔子謂子賤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也，斯焉取斯？」

晏子治東阿三年，景公召而數之曰：「吾以子為可，而使子治東阿，今子治而亂，子退而自察也，寡人將加大誅於子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，三年不治，臣請死之。」景公許之。於是明年上計，景公迎而賀之曰：「甚善矣！子之治東阿也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前臣之治東阿也，屬託行，貨賂至，並會賦斂，倉庫少內，便事左右，陂池之魚，入於權家。當此之時，饑者過半矣，君乃反迎而賀臣，愚不能復治東阿，願乞骸骨，避賢者之路，再拜便辟。」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：「子強復治東阿；東阿者，子之東阿也，寡人無復與焉。」

子路治蒲，見於孔子曰：「由願受教。」孔子曰：「蒲多壯士，又難治也。然吾語汝，恭以敬，可以攝勇；寬以正，可以容眾；恭以潔，可以親上。」

子貢為信陽令，辭孔子而行，孔子曰：「力之順之，因子之時，無奪無伐，無暴無盜。」子貢曰：「賜少日事君子，君子固有盜者邪！」孔子曰：「夫以不肖伐賢，是謂奪也；以賢伐不肖，是謂伐也；緩其令，急其誅，是謂暴也；取人善以自為己，是謂盜也。君子之盜，豈必當財幣乎？吾聞之曰：知為吏者奉法利民，不知為吏者，枉法以侵民，此皆怨之所由生也。臨官莫如平，臨財莫如廉，廉平之守，不可攻也。匿人之善者，是謂蔽賢也；揚人之惡者，是謂小人也；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，是謂不足親也。言人之善者，有所得而無所傷也；言人之惡者，無所得而有所傷也。故君子慎言語矣，毋先己而後人，擇言出之，令口如耳。」

楊朱見梁王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，梁王曰：「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，三畝之園不能芸，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？」楊朱曰：「臣有之，君不見夫羊乎，百羊而群，使五

尺童子荷杖而隨之，欲東而東，欲西而西；君且使堯牽一羊，舜荷杖而隨之，則亂之始也。臣聞之，夫吞舟之魚不遊淵，鴻鵠高飛不就汙池，何則？其志極遠也。黃鐘大呂，不可從繁奏之舞，何則？其音疏也。將治大者不治小，成大功者不小苛，此之謂也。」

景差相鄭，鄭人有冬涉水者，出而脛寒，後景差過之，下陪乘而載之，覆以上衽，晉叔向聞之曰：「景子為人國相，豈不固哉！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，十月而津梁成，六畜且不濡足，而況人乎？」

魏文侯問李克曰：「為國如何？」對曰：「臣聞為國之道，食有勞而祿有功，使有能而賞必行，罰必當。」文侯曰：「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國其有淫民乎？臣聞之曰：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；其父有功而祿，其子無功而食之，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，入則修竽琴、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，以亂鄉曲之教，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，此之謂奪淫民也。」

齊桓公問管仲曰：「國何患？」管仲對曰：「患失社鼠。」桓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管仲對曰：「夫社束木而塗之，鼠因往託焉，燻之則恐燒其木，灌之則恐敗其塗，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，以社故也。夫國亦有社鼠，人主左右是也；內則蔽善惡於君上，外則賣權重於百姓，不誅之則為亂，誅之則為人主所察，據腹而有之，此亦國之社鼠也。人有酤酒者，為器甚潔清，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，問之里人其故，里人云：『公之狗猛，人挈器而入，且酤公酒，狗迎而噬之，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。』夫國亦有猛狗，用事者也；有道術之士，欲明萬乘之主，而用事者迎而齕之，此亦國之猛狗也。左右為社鼠，用事者為猛狗，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，此治國之所患也。」

齊侯問於晏子曰：「為政何患？」對曰：「患善惡之不分。」公曰：「何以察之？」對曰：「審擇左右，左右善，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。」孔子聞之曰：「此言也信矣，善言進，則不善無由入矣；不進善言，則善無由入矣。」

復槁之君朝齊，桓公問治民焉，復槁之君不對，而循口操衿抑心，桓公曰：「與民共甘苦饑寒乎？」「夫以我為聖人也，故不用言而諭。」因禮之千金。晉文公時，翟人有封狐、文豹之皮者，文公喟然嘆曰：「封狐文豹何罪哉？以其皮為罪也。」大夫欒枝曰：「地廣而不平，財聚而不散，獨非狐豹之罪乎？」文公曰：「善哉！說之。」欒枝曰：「地廣而不平，人將平之；財聚而不散，人將爭之。」於是列地以分民，散財以賑貧。

晉文侯問政於舅犯，舅犯對曰：「分熟不如分腥，分腥不如分地；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，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，上失地而民知貧，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，其此之謂也。」

晉侯問於士文伯曰：「三月朔，日有蝕之，寡人學惛焉，詩所謂：『彼日而蝕，于何不臧』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不善政之謂也；國無政不用善，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，故不可不慎也。政有三而已：一曰因民，二曰擇人，三曰從時。」

延陵季子游於晉，入其境曰：「嘻，暴哉國乎！」入其都曰：「嘻，力屈哉，國乎！」立其朝曰：「嘻，亂哉國乎！」從者曰：「夫子之入境未久也，何其名之不疑也？」延陵季子曰：「然，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，雜增崇高，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。吾入其都，新室惡而故室美，新牆卑而故牆高，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。吾立其朝，君能視而不下問，其臣善伐而不上諫，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。齊之所以不如魯者，太公之賢不如伯禽，伯禽與太公俱受封，而各之國三年，太公來朝，周公問曰：「何治之疾也？」對曰：「尊賢，先疏後親，先義後仁也。」此霸者之跡也。周公曰：「太公之澤及五世。」五年伯禽來朝，周公問曰：「何治之難？」對曰：「親親者，先內後外，先仁後義也。」此王者之跡也。周公曰：「魯之澤及十世。」故魯有王跡者，仁厚也；齊有霸跡者，武政也；齊之所以不如魯也，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。

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，國人盡服之，公使吏禁之曰：「女子而男子飾者，裂其衣，斷其帶。」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，晏子見，公曰：「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，裂其衣，斷其帶，相望而不止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，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；公胡不使內勿服，則外莫敢為也。」公曰：「善！」使內勿服，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。

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，禁之不止，晏子患之，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，曰：「轂擊者不祥，臣其察祀不順，居處不敬乎？」下車棄而去之，然後國人乃不為。故曰：「禁之以制，而身不先行也，民不肯止，故化其心莫若教也。」

魯國之法，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，取金於府；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，孔子聞之曰：「賜失之矣，聖人之舉事也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導可施於百姓，非獨適其身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，贖而受金則為不廉；不受則後莫復贖，自今以來，魯人不復贖矣。」孔子可謂通於化矣。故老子曰：「見小曰明。」

孔子見季康子，康子未說，孔子又見之，宰予曰：「吾聞之夫子曰：『王公不聘不動。』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。」孔子曰：「魯國以眾相陵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，而有司不治，聘我者孰大乎？」於是魯人聞之曰：「聖人將治，何以不先自為刑罰乎？」自是之後，國無爭者。孔子謂弟子曰：「違山十里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，政事無如膺之矣。」古之魯俗，塗里之間，羅門之羅，收門之魚，獨得於禮，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，富家為貧者出；羅門之羅，有親者取多，無親者取少；收門之漁，有親者取巨，無親者取小。

春秋曰：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；所謂四民者，士、農、工、商也。婚姻之道廢，則男女之道悖，而淫泆之路興矣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